談性

劉承符

大藏經有一萬多卷，看一遍要三年，卷帙浩繁。談到閱藏，在當今科技時代，實非一般俗人所能做到的。不談大藏經，即以幾部大乘經典而言，如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般若經、涅槃經、大寶積經、解深密經等，一個人窮一生之力研究一部經典，也未必能夠研究得透徹精通，何況全部？但是有人說「一經通，一切經通」，這話怎講？因爲每一部經千言萬語，條理繁多，而其歸趣所在，總有一個重心，這個重心就是一個「性」字。經中所講的主要問題總離不了這個東西。千經萬論皆是令人明心見性，所以把一部經搞通了，其餘的經典也都容易瞭解。

性字的同義名詞很多，我平日研讀經典，遇到與性相類似的同義名詞就把他記下來，日積月累，計有數十個之多，但仍覺得不完全，茲將其它們抄錄如下：

性	心	道	眞如	眞際	眞智		
眞空	眞覺	眞性	眞諦	眞體	眞心		
法身	法界	法性	法位	法證	法體		
佛性	本性	淨性	實性	覺性	性體		
一實	一眞	一相	一如	一乘	實相		
實際	無相	理體	斷德	絕待	聖智		
圓覺	中道	如如	無爲	涅槃	本覺		
如來藏	清淨心	勝義諦	無生法	首楞嚴			

第一義

諸法實相	眞如理性	湛然常寂	實際理地
不生不滅	非斷非常	圓成實性	第一義空
圓覺妙心	性淨明體	實相般若	大圓覺海
大圓鏡智	一眞法界	妙明眞心	不二法門
平等法身	大光明藏	妙覺明體	本來面目
自性本體	性淨明體	自性清淨心	

上列名稱雖異，而所指者就是一個「性」字。各種經論談到性的問題，其所舉的名稱也不一律，如：

華嚴經說法界

法華經說實相

楞伽經說如來藏

涅槃經說佛性

阿含經說涅槃

解深密經說眞如或無爲

所說的全是指的性體，由此可見「一經通，一切經通」並非虛語。假如一部經搞通了，其他經典所討論的主題不過換了一個名稱而已，所說的仍然是這一件事。

同義名詞這樣多，說得愈多、愈複雜、愈不容易懂，好像是故弄虛玄，一般人說，佛經上的名詞最好有一個統一標準，使人一目了然。這種說法對於科學學術而言是對的，對佛學則否，何以言之？佛對於性體立有若干名相，實有其深邃的道理，大致有二：

（一）衆生的毛病就是執著，不是著有，就是著空，或者抓著五欲六塵萬事萬物。換句話說也就是著相，著相則昧性。佛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把性體起了許多名稱，其目的就是叫大家不要執著。佛法就是破執著；若僅說一個統一名詞，衆生以爲確實有這麼一個拿得出來的東西，其實他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

（二）講到性體這個東西，實在不好說，因爲它是看不到，摸不著，聽不見聲音，聞不到氣味，實在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只有說出種種不同的名稱，使人參究悟解。一個月亮很難畫，國畫

家要用浮雲襯托的方法，顯出一個圓的月亮。談性體也類似畫月亮，以旁敲側擊的方法，把它顯出來。

這個性是不生不滅的，人人本來就有的，佛家稱之爲「主人翁」，又稱爲「娘生前的本來面目」。我們必須認得這個不生不滅的本來面目，方不爲相所轉；而相則爲我所轉，不隨生滅無常中走，就可以了生死出輪廻。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就是爲了此事，所以佛不叫我們著相，是爲了叫我們證性。所謂證性就是要認得性，也就是禪宗所說的明心見性。佛法千言萬語，橫說豎說，說的全是這一件事。

我們可以選擇幾個名相，略加說明，文字雖異，而所詮者同：

（一）本性　本性者、指性乃本具之義。言本具者，本來就有，明非造作。既非造作，可見本來如是，而非從無而有，更非仗因托緣而有，故曰「本自不生」，言其本來已具，非新生也。既本不生，故今亦不滅；衆生之所以有生死輪廻不已者，相也，非性也。

（二）眞如　眞者眞實之義，如者如常不變之義。諸法之體性，離虛妄而眞實，故曰眞；常住而不變不遷故曰如。眞如之體，不變不異，畢竟平等。眞如之名表性體之空寂也，乃專約性體而立之名。眞者非虛妄之義，明其非相也，如者無差別之義，明其平等也。

（三）法性　諸法所依的本體是爲法性，性者體義，謂萬法之性體，常住不變，遠離虛妄之相，而顯眞性空寂之理，與眞如同。就萬法體性之義曰法性，就眞實常住之義曰眞如，就有情方面說曰佛性。

（四）法身　佛的三身之一，法身就理體言，報身由智而成，化身因化度衆生而變現之隨類化身。法身表清淨離垢妙極之身，斷無明證法性之聖境，亦名「法身如來」。法身遍一切處，常住不動。

（五）實相　實相之名表性德之如實空如實不空，乃兼約體用而立之名。蓋實者非實非不實之義，明相雖非體，然是體之用，用不離體。相者無相無不相之義，明體雖非相，然體必起用，用不無相也，是之謂有體有用，寂照同時之實相也。實相者蓋約性而說名爲實，以明性非虛妄而是眞實，復約性而說名爲相，以明性雖非相，而能現相之義。這正是說明非性不能說實，非性不能現相之義。

（六）如來藏　眞如在煩惱中謂之如來藏，眞如出煩惱謂之法身。如來藏者即是眞如在纏之名，出纏時名「法身」。

（七）本覺　衆生之心體，自性清淨離一切之妄相，照照靈靈，有覺知之德，是非修成而然，乃本有自爾之性德，故曰「本覺」，亦即如來之法身。然此本心體，無始以來，覆於無明煩惱，隱藏於今日，一旦依修治之功，始顯其性德，是曰「始覺」。

讀者看完以上所舉七個名稱之釋義，細心揣摩，是否所指的是一個東西——就是性？這個性實在難說，它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用語言文字，橫說豎說，也無法說明其眞實義，只有心領神會，靠自己悟。

中國往昔學徒拜師學各種手藝，均爲期三年，三年期滿，謂之出科（出師）。看個人聰明才智，多少可以學些謀生的技能，有的聰明徒弟，在三年之內確能學到師傅的絕招；但師傅總要留一手，不完全教給學生，他是爲了保持師傅的地位，他說：「我是師傅一定要比他們懂得多，要全教給他們，我吃什麼？」

古來佛教祖師對於座下的徒弟，有時也要留一手；他並不是爲了保持他的地位，也不是要保留一張王牌，他是要叫徒弟們「自悟」。自己心裏悟出來的道理，比聽人家講解而明白的要踏實的多，因爲聽的時候似乎很明白，過了一個時候又迷糊了。所以禪宗祖師有時對學人提出的問題不作正面答覆，或所答非所問。

昨讀南亭法師所著「永嘉大師證道歌淺解」，其中有一段公案很有意義，茲抄錄如下：

「唐朝時，鄧州地方有一位香嚴禪師，出家以後，慕道心切，曾在江西百丈山懷海禪師座下參禪多年，無所得。懷海圓寂後，他又到湖南大爲山親近靈佑禪師，靈佑禪師某一日問香嚴禪師說：『我聽說你是一個伶俐漢，在百丈先師度下，有問一答十的

稱譽，我現在問你：向父母未生你以前，道一句來看。』香嚴禪師茫然無對。回到房裏，將平日所看的文字，從頭至尾，逐句尋覓，也找不到恰當的句子，以酬答佑禪師的一問。這時候才知道只是咬文嚼字，尋章摘句，等於畫餅充肌，於是再到佑禪師座下請教。佑師說：『我如爲你說破，你將來會罵我的，而且我說是我的，究竟於你沒關係。』香嚴禪師生氣了，氣的將所有文字皆點火燒掉，恨恨的說，今生不再學佛，且做個粥飯僧吧。辭了僞山，行脚到南陽忠國師的舊址，愛上那地方的風景，結了一座茅蓬，種田爲活。某一天，鋤草的當兒，拾起一塊瓦片，向遠處擲去，瓦片打在竹竿上，滴塔一聲，香嚴禪師忽然大悟，拋却鋤頭，跑進芽蓬，沐浴焚香，遙向僞山禪師處低頭作禮，自言自語的說：『和尚大悲，眞是恩逾父母，當時如果爲我說破，豈有今日呢？佑禪師在大僞山聽到這消息很得意的說：『此子徹也』。」

前面有兩句最要緊的話就是：「而且我說的是我的，究竟於你沒關係。」我們雖然提出了許多名相與解釋，要是我們自己不深入研究，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證實相般若，終歸是說食數寶，於自己毫無益處，讀者以爲然否？

賀印公導師八秩誕辰詩

仁俊法師

今年四月四日爲　印公導師老人八秩誕辰，旅美僧俗弟子於四月四日、七日，先後於加州洛杉磯觀音寺及法印寺兩度舉行慶祝，予特寫二偈，藉表對老人仰敬之忱。

打破沙缸問到底，直溯法源倡從頭，
不偏不抑亦不隨，能破能立能覺導。
細入毫微無掛漏，深照法界盡攝攝，
不矜不衒行空有，總持法藏示正純。